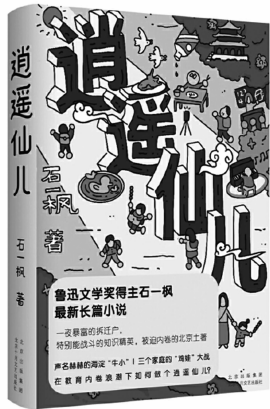


# 教育焦虑中的“咱们”和“他们”

□霍安琪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  
《逍遥仙儿》  
石一枫

“鸡娃”“内卷”“海淀妈妈”……这些热词像是长在社会神经上的结节，一旦触碰便会引发一系列焦虑反应。石一枫的长篇小说新作《逍遥仙儿》便是围绕着这些焦虑而作。小说讲述了知识精英苏雅纹、北京土著庄博益、拆迁户王大莲三家如何在教育内卷的大背景之下找寻自我的故事。这三个家庭的孩子——斯坦利、芽芽、“大”和“二”两兄弟都在海淀的“牛小”上学，互为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父母也是朋友，却又不只是朋友，与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友谊相对应的，是成年人之间复杂却又缠绕的人际关系。

显然，这是一部与当下热点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小小说，它的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

指向，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素材可以支撑作者的创作。然而，处理这类题材的困难之处在于，要通过虚构抵达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层结构，而非仅是对问题的简单展示，这就需要作家的思考力和穿透力。表面上，小说是在探讨儿童教育。但实际上，小说是在讲述人在被浪潮裹挟之时应该如何拨开云雾，找寻本真，定义自我与他人的位置。

“我们”和“他们”无疑是《逍遥仙儿》里最高频的两个词汇。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同，使不同的圈层、社群得以形成，于是也便有了“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当圈层和社群扩大到宏观层面，形成了某种结构，则出现了中心和他的区别。中心会将他者奇观化，而他者也会根据中心的目光调整对自我的期待。这听上去很后结构主义，玄之又玄，但这实际上就是发生在王大莲和苏雅纹身上的故事。

小说的开头，当苏雅纹目睹了还是清洁工的王大莲争抢游泳班的玩具鸭子之后，就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们这些人哪——”

的确，与有序地排队等着退钱的苏雅纹、庄博益等人相比，在商场里大吵大闹想要抢鸭子的王大莲从一出场就显示出了她的不一样。对于苏雅纹这样的人来说，王大莲是一个可以施予同情但却不想与之伍的他者。

但王大莲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她的身上有一种未经都市化的原始的质朴。尽管她后来住进了楼房，但是所遵循的社

交习惯却仍是乡村式的，以人情为准则。所以，她自作主张替苏雅纹和庄博益抹去了停车费，又自作主张将三家的孩子安排进了同一个班级。在北京这样一个秩序井然，近乎于机器般运转的大都市，王大莲像一个新鲜的野蛮的力量，横冲直撞，将那些被贯之以文明的秩序撕开了一道口子。因此，尽管她看上去有些粗鄙，却也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人物。当年，苏雅纹的一句小小的同情之语，就让王大莲就此感恩在心。于是，在王大莲摇身一变成为拆迁暴发户之后，她试图对当年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命运又恰巧使三个家庭的孩子到了一个学校。于是，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家庭就这样成了一个共同体。

有意思的是，“他们”与“我们”的标准并非是单一且恒定的。尽管苏雅纹从未把自己和王大莲当成一类人，但当她想说服王大莲摆脱父亲道爷的控制，答应在家里办辅导班时，她却依然沿用了“他们”与“我们”的逻辑，并且巧妙地用另一套逻辑使王大莲和她成为了“我们”。

苏雅纹这样告诉王大莲：“我们”不能再看“他们”的脸色活着了，“他们”不能左右“我们”；“我们”要成为更好的“我们”。显然，苏雅纹口中的“他们”与“我们”与王大莲所说的并不是一个划分标准。苏雅纹用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框架——女性和父权来划分阵营，尽管办辅导班这事的矛盾和父权制压根没关系，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对立却有着强烈的煽动性和说服力，最终促使王大莲

下定决心反抗父亲，在家里办辅导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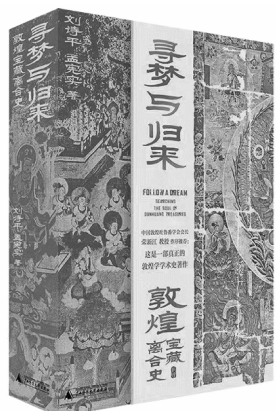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王大莲的父亲道爷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形象。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代表着某种古老的、质朴的道义精神。道爷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庄博益拍摄的短视频主角，成为了一个“网红”，但是他显然不能适应那种被伪饰、被包装过的生活。

父女俩都很倔，一个偏要办辅导班，一个说什么都不同意，为了这件事，宁愿断绝往来，也绝不向彼此低头。用北京话来说，就是父女俩都很“轴”。这对父女俩有点类似于石一枫的另一部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的那年枝和那豆爷孙俩。在这段亲戚关系中，年长者和年轻者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却又莫名地顺着这股“轴劲儿”理解了彼此。

小说的最后，辅导班被禁，王大莲又从“他们”之中被放逐了出来。并且事实证明，那个王大莲一心想成为的“他们”也并非她想象的那般美好。苏雅纹的孩子斯坦利在一套高度精英化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虽然聪慧过人，但小小年纪就得了躁郁症。但是，王大莲与苏雅纹的矛盾却又恰好因为斯坦利的病而化解。剑拔弩张的二人却因为对孩子共同的爱而再次成为了“咱们”，一起对抗“他们”那些试图将斯坦利驱逐的家长。石一枫通过他所擅长的叙事技巧，在情节中一次又一次地“设局”和“破局”，由此解构了主题中“他们”与“咱们”的二元对立。真诚与真情，最终消弭了圈层的壁垒。又或许，壁垒本就不应存在。

# 讲不完的敦煌故事

□李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  
《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  
刘诗平、孟宪实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这一处令无数人前往寻梦古今的“国家宝藏”，不仅投射出近代中华民族的荣辱沧桑，更储存着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历史记忆。《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是一部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全书分为《伤心敦煌》《四海寻梦》《魂兮归来》三编，如果说上编《伤心敦煌》回顾百余年来敦煌宝藏颠沛流离的往事，是一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中编《四海寻梦》梳理中国学者呕心沥血在世界范围内搜罗资料，加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往事，是一部追寻和研究国宝的寻梦历程，那么，下编《魂兮归来》所聚焦的敦煌学正式延伸为“敦煌吐鲁番学”，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历程，则是一部接力研究、让宝藏“魂归故里”的奋斗曲。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与偶然的焦点，并互相交织。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王道士无意间揭开了敦煌藏经洞的神秘面纱，发现大量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等珍贵文物，让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焦点，这原本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八国联军的入侵、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经费短缺等问题的存在，让斯坦因、奥勒鲁切夫、伯希和等外籍人士以考古、教育、学术交流等名义劫掠走大量文物，让敦煌宝藏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令国人扼腕痛心。或许，敦煌藏经洞从它被发现的那一

刻起，就注定它的命运是悲惨的。所幸，纷乱的年代里，总还有一些清醒而坚定的人，著名学者罗振玉提请学部将敦煌藏经洞剩余经卷收归国有，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失，王国维、蒋斧等学者出版《鸣沙石室艺术》《敦煌拾零》等著作，刘复、胡适、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满怀爱国热情的学者，或抄写、或翻拍，将大量敦煌文献资料带回国内加以研究，更有郑振铎、傅芸子、孙凯、陈垣等大师级学者，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领域，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拦历史前进的脚步，从动荡到存亡，从寻梦到归来，敦煌宝藏经历过艰难而又辉煌的过往，都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发。敦煌学如今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门显学，但在很长时间里，因为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因，我国敦煌学研究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曾一度流行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隐痛。20世纪80年代，在季羨林、段文杰等学者的带动下，中国学者接力奋斗，战胜文献资料不易获

得、研究技术水平落后等困难条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研究成果，先后创办《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学术刊物，多次举办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将敦煌学正式延伸为“敦煌吐鲁番学”，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到来，我国在加强敦煌学术研究的同时，自1994年起，为促进散藏于世界各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综合利用，中国加强与英、法、俄、德、日等10余个国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单位国际合作，推动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使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魂归故里”，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全球共享，成为“人类的敦煌，世界的敦煌学”。

一眼千年的敦煌，它的故事不是一部《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所能讲完的。回望敦煌的曲折发展，所触尽是中国人敢于在逆境中抗争的勇气，而走近敦煌，感知诉不尽的情怀，正是为了延续守护和研究敦煌的故事，书写未来的美好画卷。

# 市井烟火弥漫匠人精神

□刘学正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五虎匠》  
杨明远

若选取一个细微的视角，来审视某个地方的人文韵味，市井生活无疑是最生动、最接地气的。作家杨明远的长篇小说《五虎匠》从济南一家扒鸡铺子的跌宕起伏着眼，

用富有绘画性的语言展开叙事，通过透视百年前的市井百态、民间技艺、江湖侠义，讲述了一群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传统手艺人，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信仰，一辈子用心做好一件事，并在困境中守望相助的传奇故事。俗世有多纷扰，《五虎匠》就有多深刻，传递出“匠人即英雄”的创作态度。

小说把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为了完成父亲“把最好吃的扒鸡让天下人都能吃到”的遗愿，济南魏家庄的魏寿山辞别家人进京学艺，吃尽苦头，终获官廷扒鸡传承人的信任和悉心指导。遗憾的是，师父不久便遭人陷害、蒙冤辞世，魏寿山发誓要为师父报仇，同时加快了对扒鸡工艺的研究。之后，经过与其他传统手艺人跨界交流，以及潜心、静心、恒心的打磨，魏寿山终于制作出了满意的作品，且创造性地用大明湖的荷叶包裹扒鸡，“呈现出丰腴饱满和直截了当的逼人香气。”在接下来的扒鸡争霸赛中，他依托自己的“五虎将”扒鸡，把“华夏

第一鸡”的荣誉收入囊中，并设计将陷害恩师的恶人绳之以法。

除了扒鸡匠魏寿山，小说还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匠人形象，譬如“信字当头破长空”的调味匠虎泉生、“与蜂共舞数十年”的蜂匠郑龙、“身残志坚心为魂”的皮影匠孙志彬、“恩怨分明爱不可”的铁匠李义峰，等等。他们把根植于日常的传统手艺发挥到了极致，所作所为光明磊落，诠释着“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内涵。匠心在于专注，而无无关行当大小。小说中，哪怕是守烤地瓜摊儿的萧一，也始终坚持对“极肥、极透、极甜”的品质追求，“剥开地瓜皮，露出金黄色的瓜瓤，那软软和和、热气腾腾、香糯无比的美味入口即化。”韧劲与勇气、坚守与抗争，在层层推进的故事情节里，凸显出了人性中可贵的一面。

人逢乱世，身不由己，为了保住“五虎将”扒鸡的制作工艺、老汤和配方，魏寿山硬着头皮接下了军阀要求三天交出3000只扒

鸡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此，郑龙带领养蜂工赶来载有花生油的马车，李义峰及一众铁匠运来三十口锃光瓦亮的章丘大铁锅，虎泉生率领近百名厨师抵达，就连重病缠身的孙志彬也唱起皮影戏助威……在魏家庄，“六百户居民同时将白条鸡放进油锅，灶火冒着烟，滋滋啦啦，噼里啪啦，一股股充满炸鸡的香味，近乎浓烈的、金黄的、波光粼粼的体验，十分美妙地显示出来。”而随着任务的完成，戏文里的“五虎将”被“五虎匠”所替代，这个“匠”字也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放大了千百倍，谁说匠人不能活成英雄？

“绝活儿，使匠人发光、发亮、发热，理想在坚守中爆裂无声。”小说最后，历史的车轮已碾过近百年，前身为魏家庄“五虎将扒鸡铺”的“五虎匠扒鸡店”重装开业，延续起魏寿山的一脉匠心。由“将”而“匠”，一字之变，分量很重，这其中既有匠人对传统手艺的传承与创新，更有对其“择一业，终一生”的追慕和敬仰。